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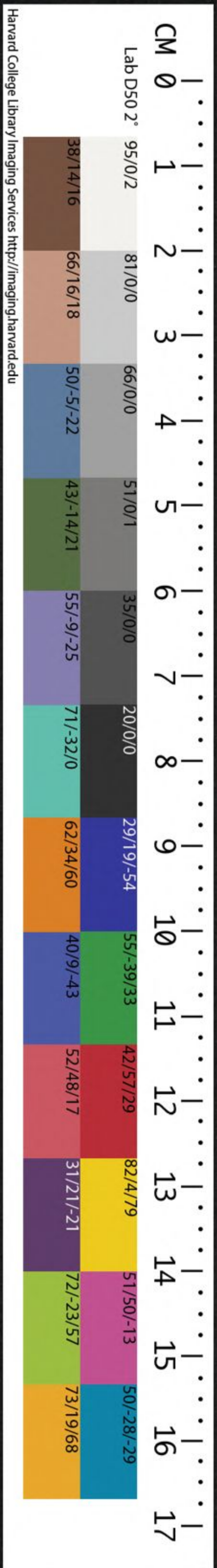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06

T 2516/7928(6)

卷之十一

史六止



史緯卷十一

史記十一

列傳

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毅賢好兵、聞燕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于是爲魏使于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昭王以爲亞卿、時齊湣王強、南敗楚相唐昧于重丘、西摧三晉于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諸侯皆欲背秦、而服于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于是燕昭王問伐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齊之事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圖之莫如結趙及楚魏于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于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獨追至臨菑齊湣王亡走保于莒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于昌國號爲昌國君于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

燕。芑卽墨未服。會燕昭王卒。燕惠王自爲太子時常不快于樂毅。及卽位。齊田單乃縱反間于燕。于是燕惠王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于觀津。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于燕齊。齊田單破騎劫于卽墨。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于莒。入于臨菑。燕惠王旣悔之。又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于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

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逃遁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于魏，以身得察于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于齊，不量輕弱，

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于兵甲，習于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于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于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嫌于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以爲奉命承教，

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于春秋。蚤知之事。名成而不毀。故稱于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畜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賜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

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於趙。燕王喜用栗腹之計。欲攻趙。以問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禽栗腹。樂間奔趙。燕王恨不用樂間。乃遺樂間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異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異其變。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之甚也。室不能相和。出

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樂間卒留趙。漢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號曰華城君。

藺相如

廉頗

藺相如，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相如曰：君何以知燕王？臣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止臣曰：

夫趙強而燕弱，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見秦王，秦王大喜，傳

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強，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強秦之歡，不可。於是趙王乃齊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

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終不可強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至。藺相如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強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強而先割十五城予趙，趙

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拜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

如此不行
亦可何故
往會

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我見相如，

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舍人恥之。請辭去。相如止之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蔣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蔣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

智勇可謂兼之矣。

趙奢

趙奢。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問樂乘。樂乘對如廉頗。又問

趙奢奢曰其道遠險狹譬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趙軍壁武安東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既遣秦間乃捲甲而趨二日一夜至闕與去秦軍五十里止軍軍壘成秦人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謹受教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

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行反間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趙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言於王曰括

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其父為將，所奉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所賞賜，盡以予軍吏，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軍，吏無敢仰視。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決矣。括既因曰：王終遣之，即有不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賴楚魏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以括母先言，竟不誅。

李牧

李牧，趙之邊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來寇，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輒收保，不與戰。如是數歲，無所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使他人代將。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稱疾，趙王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十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

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城。悼襄王後七年，秦破趙，將扈輒於武遂，斬首十萬。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禦之，數破秦軍。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趙王使趙葱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王使人斬之。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遂滅趙。

與世家不同可參看

田單

田單齊諸田疏屬也。燕使樂毅伐破齊，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轄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燕既盡降齊城，獨莒卽墨不下。燕兵圍卽墨，卽墨大夫出戰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為將軍，以距燕。燕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

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
 人曰常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
 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
 子勿言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
 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
 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
 吾懼燕人掘吾冢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壘墓燒死
 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
 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
 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

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
 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
 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
 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
 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
 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
 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
 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殺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
 邑皆畔燕而歸田單乘勝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
 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田單為相

史記卷之十一
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田單見其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不如因之以爲己善也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因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貂勃常惡田單曰安

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貂勃曰距之犬吠堯非貴距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用豈特攫其腓而噬之哉安平君任之於王王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乃語於王曰燕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佐齊今社稷已安何不使使者謝楚王王曰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使楚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今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且內收百姓外懷戎翟陰結諸侯

之雄俊其志欲有爲也。願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觴諸前，酒酣，王曰：召相單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周文王得呂望，以爲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爲人臣之功者，孰有厚於安平君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城。

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閭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敗亾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田單乃懼，問魯仲子。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蕢，立則杖插，爲士卒倡曰：可。

往矣。宗廟亾矣。亾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石矢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單。又常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以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于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然薄之柱上。

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二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矣。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二者。無鈎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于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安平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魯仲連

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軍，前後四十餘萬，遂圍邯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魯仲連適游趙，乃見平原君。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亾四十萬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

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

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仲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仲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

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難，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潛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籥，攝衽抱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

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能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

龍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仲連壽仲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餘歲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

不再見平
原君也

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

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乎。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

史記卷之十一
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繼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

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亾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亾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悃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敝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仲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仲連欲爵之仲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屈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平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

此亦子長
之離騷也
九歌思公
子兮徒離
憂

相、離、則、憂

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

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

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

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

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

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

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

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緇，其後秦

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說楚曰：「秦甚憎齊，

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

文多
誠特為

此

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懷王怒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遂取漢中地懷王悉發國中兵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如楚如楚又因用事者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後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

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子頃襄王立以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念欲反與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

言故令
尹子蘭聞
而怒之接

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醑？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

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呂不韋

呂不韋，陽翟大賈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而愛姬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異人，母曰夏姬，無愛。異人為質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禮之。異人車乘進用不饒。呂不韋賈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異人，說之曰：吾能大子之門，異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

乃大吾門不韋曰吾門待子門而大異人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卽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異人曰然爲之奈何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異人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

因言異人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異人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卽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言尙可得乎今異人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聞從容言異人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

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異人立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異人而請呂不韋傳之異人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異人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不韋佯怒欲以釣竒廼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異人遂立爲夫人秦昭王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異人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亾赴秦軍遂以得歸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華陽夫人說其狀曰吾楚人也乃自子之而易其名曰子楚子楚謂太子曰太子嘗軻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太子

反國皆西面而望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有怨心太子竒其計及秦昭王薨太子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以呂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十萬戶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招致游士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私通不韋後益

壯不韋恐禍及乃進嫪毐詐腐之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遷太后於雍免相國呂不韋與家屬徙蜀不韋乃飲酖而死

扁鵲名公

扁鵲勃海人姓秦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長桑君過扁鵲謹遇之長桑君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欲傳與公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悉取其禁方書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

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脉爲名耳在趙名扁鵲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之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居二日半簡子寤董安于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之田四萬畝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謂中庶子曰臣齊勃海秦越人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入報虢君虢君大驚出見扁鵲扁鵲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

適陰陽服湯二旬而復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

逆醫道也

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逝去。桓侯遂死，使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一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二不治，輕身索、禮者藉口重財；三不治，衣食不能適；四不治，陰陽并藏氣不定；五不治，形羸不能服藥；六不治，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者謀之，而與不

此莊周所
嘆於虎食
其外也

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亾國矣。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後有淳于意，臨菑人，爲漢太倉長，故曰倉公。少而喜醫方術，後更受師。同郡陽慶，慶年七十餘，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文帝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傳之長安。意少女緹縈隨父西上書，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罪。上悲其意，爲除肉刑法云。

刺客

豫讓晉人，畢陽之孫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迹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讐而死，以報智伯。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智伯亾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義士也。吾謹避之耳。卒釋去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

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
苦形欲以求報不亦難乎豫讓曰既以委質臣事人而求殺
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
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頃
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豫
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
范中行氏乎智伯滅之而子不為報讐反委質臣於智伯智
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讐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
中行氏范中行氏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
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

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

釋子豫讓遂伏劍自殺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

豫讓為其主不應人

刺客

聶政軹深井里人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濮陽嚴
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嚴仲子恐誅亾去游求人
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
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
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
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
狗屠可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

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爲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驪耳。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

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讐，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

嚴仲子此
情已遠引

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
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
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
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
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市
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
市行者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
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汗辱自棄於市
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
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

身不得
之矣

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奈
何畏殺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
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
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
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
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嚴氏為賊
而陽豎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
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
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以容
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陽豎想亦刺客之
流故周人重之

荆軻衛人也。好讀書擊劍。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軻。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軻則已駕而去。榆次矣。荆軻游於邯鄲。與魯句踐博。爭道。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乃之燕。燕人謂之荆卿。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燕太子丹故嘗質於趙。而秦

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

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中，必無事矣。且以鵬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知淡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

左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亾矣。光所善，荆卿可使也。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言者國之大事，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偃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矣。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

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丹之私計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

齊桓公尚
欲晉盟况
強秦耶無
策甚矣

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

史記卷之十一
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嘗痛於骨髓，願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讐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胸，然則將軍之讐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搥腕而進，曰：此臣

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

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愴慨。士皆瞑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唯大王命之。秦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

得舞陽相
謂亦好既
恐懼不前
而秦王令
軻取地圖
以進軻既
卑手發又
不中故秦
主得以不
死雖成敗
有天亦見
豈子之不
足使

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

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發兵伐燕，拔薊城。燕王喜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卒滅燕，虜燕王，喜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亾。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

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莽家丈人，名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曰：「高漸離也。」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撲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聞荆軻之刺秦王，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史記卷之十一
人書其言其行以爲法也
秦之王曰嬴政其不稱天子
中侯以教其高而稱侯其不
爲侯之高而稱侯以爲侯
侯其言其行以爲法也
宋王稱客之問以秦侯以爲
書其言其行以爲法也
無侯其言其行以爲法也
宋王人言其行以爲法也
曰其言其行以爲法也

史緯卷十二

史記十二

列傳

李斯

肯待於人
失其幾事
之會

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
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乃西入秦爲秦相呂不韋舍
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得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
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
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尙衆周德未衰故五霸迭興更尊周室
自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

可見合從
是六國最
要事但不
能堅約耳

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

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

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駛騁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

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誇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暴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

李斯上秦
此客不逐

計謀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使後無戰攻之患。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公主，女悉嫁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吾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出游，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從，始皇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使監兵上郡，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始皇至沙丘，病甚，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

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獨李斯、趙高知，餘羣臣皆莫知也。高乃謂斯曰：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斯曰：安得亾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功高，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皆不及。高曰：高幸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亾。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於是斯乃聽高，相與謀詐為始皇詔，丞相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死，以兵屬裨將王離，至咸陽發喪。

官必誅也

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二世用趙高之計乃不坐朝廷居禁中
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高斯以爲言高乃見斯曰關東羣
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
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吾欲言之久矣今上不坐
朝廷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高曰君誠能
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
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
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
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
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陛下不問臣臣不

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
子以故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且丞
相居外權重於陛下於是二世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
子由謀反狀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
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意幸得上書自
陳二世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趙高使吏棄去不奏
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
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
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
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守則項梁已擊殺之趙高

皆妄爲反辭。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夷三族。

蒙恬

蒙恬，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驁子曰武，武子曰恬。家世秦將，拜爲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恬任外事，而弟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中車府令趙高

有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當高罪死，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始皇欲游九原，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直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出游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趙高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陰謀立少子胡亥爲太子，遣使者賜公子扶蘇、蒙恬死，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之，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尙安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屬吏繫於陽周。胡亥聞扶蘇已死，欲釋蒙恬。

趙高曰以臣愚意不若誅蒙氏胡亥繫蒙毅於代子嬰進諫胡亥不聽遂殺蒙毅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死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因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乃吞藥自殺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鄣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

興功此其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田儋

田儋田氏族也與從弟榮橫居於狄豪宗能得人陳涉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詳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謂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之名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因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魏請救於齊儋將兵救魏章邯大破齊魏軍殺儋儋弟榮收儋餘兵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引兵擊破章邯軍邯走而西項梁追之初儋死齊人立王建之弟假爲王田角爲相田間爲將以拒秦榮怒齊之立假引兵擊假

牙直捷

市都安爲
齊如邯
秦
欣翳爲三

假走楚角間走趙，榮立儋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秦益章邯兵攻項梁，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角間，乃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角間，以市於齊。」榮怒，終不肯出兵。章邯遂破殺項梁，項羽由此怨榮。羽既滅秦，立諸侯王，迺徙齊王市、王膠東，齊將田都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引兵降項羽，立安爲濟北王。榮以負項梁，不肯助楚攻秦，故不得王。榮怒，發兵擊田都，都走楚。榮留齊王市，無之膠東。市畏項羽，就國。榮追擊殺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自立爲王。盡并三齊之地。項王乃北伐齊，榮

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釋齊而歸，擊漢，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襲破齊，因入臨淄。橫以酈生賣已而烹之，走博陽。齊王廣被虜，橫自立爲齊王。及漢王爲皇帝，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乃使赦田橫罪而名之橫，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使還報。高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

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亾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漢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耳今漢王在洛陽斬吾頭馳三十里形容尙未敗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

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尙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名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循吏

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休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食者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出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

此可與父
當死而子
代之同論

石奢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
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
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
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
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
職也遂自刎而死

滑稽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
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
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
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
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客以
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
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
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
先生之來人有獻善謳者寡人未及試亦會先生至寡人雖
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惠王
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齊威王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
飲沉湎不治諸侯並侵國且危亾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

史綱 卷之十二
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廷。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朝羣臣行誅賞。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髡之。趙請救。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操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對曰。臣飲

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音卷。臆。同。鞞鞞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眇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三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

三叶音森
或雖八斗
只三分

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
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常在側髡嘗一日而見七人於宣
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
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髡曰
夫鳥同翼者聚居獸同足者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
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罍黍梁父之陰則郤車而載耳夫物各
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抱水於河而取火於
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
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
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

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
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
王懼謝將休士齊復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
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
生淳于髡入說齊王曰楚齊之讐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
與國使讐敵制其餘敝爲王弗取也齊王乃不伐魏客謂齊
王曰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謂淳于髡曰聞先生
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事若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
誠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魏無見亾之危齊無被兵之
患髡有璧馬於王何傷乎滑稽多辨終身不仕

優孟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辨，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王曰：「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王曰：「何如？」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楨楠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於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隴竈爲槨，銅歷爲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

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曰：「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往見優孟，居數年，其子困窮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後，優孟復來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給食，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

此亦附會
之談觀者
得其意而

史紀 卷之十二
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楚王謝優孟。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優旃秦倡朱儒也。善爲笑言。合於大道。秦始皇置酒而天雨。陛楯者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汝。汝疾應曰。諾。若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羣應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議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

想頭奇

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輒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二世笑而止。

貨殖

太史公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勢能之榮。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鱸羽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江南出柘梓。薑桂。金錫丹砂。璫瑁珠璣。齒革。龍門碣

石以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諺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昔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

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桓公以霸而管氏亦有三歸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淥而魚生之山淥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穰穰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尙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二十錢也

極貴後恐
必賤故出
之如糞土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計。然范蠡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早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貲，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能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彊吳。

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十，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昆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皆稱陶朱公。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利，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

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所謂人棄欲長錢取下
我取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
 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
 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
 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
 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猗頓用鹽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保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
 償與之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令保比封君與列臣朝請
 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

俱犯
 云禁

論妙論
 至論
 歸者不停
 負也

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
 為築女懷清臺夫保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
 天下豈非以富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議論朝廷守
 信死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
 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
 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
 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
 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讐篡逐幽隱不避法禁
 走死地如鶩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
 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

漢以一斤
爲一金且
錢貴若今
時百錢當
白金一星
二十萬則

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阡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糶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

二百兩耳
不足用
封乎

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畝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田，若干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旣饒，爭時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

以下言漢
之貨殖者
或別起論

躐口也蹄
口共千則
三百疋

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
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
物之理也。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
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醢醬
千坭，醬千甌，屠牛羊豕千皮，販穀糶千鍾，薪藁千車，舡長千
丈，木千章，竹竿萬個，其輜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
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躐千，牛千足，羊豕千
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
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蘖麴鹽豉千答，鮓鯊千斤，鰕千石，鮑千

錫器估會
其利

市一作布
傾一作賈

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
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駟會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
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畧道當世千里之中，賢
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於蜀。夫妻推
輦行，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
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民工於市，
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
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

史律
卷之二十二

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母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

寧有爵耶
止為刁作
奴耶

三字有悞
一云至椎
一也 理亦為之

為儉、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氏、韋家粟、氏安陵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槩、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小者傾縣、下者傾鄉里、不可勝數、夫織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

掘冢博戲
原非正事
宜班氏以
為曲叔桓

發之徒猶
復齒列傷
化敗俗大
亂之道也

成以饒。販脂。屈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
削刀也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
張里擊鍾。此皆誠一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
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
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班氏曰。昔先王之制。自
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
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
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行
沃原隰之宜。教民樹種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鱉鳥獸。藿蒲
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畜。育之以時。而

音槎邪
木也藥
斲之也

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獾未祭。罝網不布。
於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蹊隧。順時令而取物。山不斲。
藥澤不伐。天蠶魚麋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
稽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
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
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
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
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閒晏。工相與議技巧。
於官府。商相與財利於市井。農相與稼穡於田野。朝夕從事。
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

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格，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畧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稅，八佾舞於庭，雍徹歌於堂，流及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於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亾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肯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世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

者為雄傑。禮義不足以拘君，十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哈菽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亾愠色，飾詐為姦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由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太史公有激而言之少不得孟堅一篇正論

史緯卷十二終

